

TRANSGRESSION

美国最新最可读犯罪小说

[美] 艾德·麦克班恩 选编 吴俊 译 秋海 审校



高智商盗贼

群众出版社

TRANSGRESSION

TRANSGRESSION

英國最銷量可倫比亞小說

1997-1999年 4次 獲愛丁堡 最佳小說獎

高智商 盜賊

◎ 麥加里士◎

TRANSGRESSION

美国畅销悬疑推理小说



[美] 艾德·麦克班恩 选编 吴俊译 秋海 审校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智商盗贼 / (美) 麦克班恩著; 吴俊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014-4704-6

I. ①高… II. ①麦…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9645 号

高 智 商 盗 贼

著 者 / (美) 艾德·麦克班恩

译 者 / 吴 俊

审 校 / 秋 海

责任编辑 / 张 蓉

封面设计 / 张晓光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网 址 / www.qzCBS.com

信 箱 / qzs@qzCBS.com

印 刷 /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21.25 印张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4-4704-6/I · 1916 定价: 3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序

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在为廉价杂志写中篇小说时，中篇小说被称为“小型中篇小说”。那时，我只知道中篇小说文章长，每写两个字能挣一分钱，换句话说，如果我写一万字（当时，“小型中篇小说”基本都那么长），我迟早会得到五百美元的稿费。对于奋斗中的作家来说，这还挺不错！

现在的中篇小说，短到一万字，长到四万字。它比短篇小说（五千字）长，却比长篇小说（六万字）短很多，既能体现前者的直观性，也能反映后者的深刻性。写中篇小说并不容易。事实上，鉴于它形式的难度和稀缺的市场，现在还有作家在创作中篇小说，已经算是惊喜。

不过，有一个很棒的主意！

那就是——联合奇幻、犯罪和悬疑小说界最好的作家，分别写出全新而最佳的中篇小说，集合在全世界独家首次出版。听起来很棒，对不对？在完美的世界里，这绝对是妙极之举！所以，先生您瞧，这就是那本中篇小说集！非常感谢您的邀请！我也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但是，我所接触到的那些畅销书作家，有些从来就没写作过中篇小说（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连短篇小说都没写过！）。他们高举双手，对我又恐吓又嘲讽！“什么？中篇小说？我连开头都不知道怎么写呢！”其他人认为，写一篇中篇小说（“你刚刚说，它必须得多长？”）算是极好的挑战，但谁叫他们是畅销书作家们呢！他们很忙，有合约、有期限要赶，所以不管这个邀请开始看起来有多么富有吸引力，结果其实并不如想象般美好，所以……

“天！谢谢你想到我！不过，我现在已经比书约晚三个月了。”或者……

“一年以后再再来找我吧！”或者……

“你有没有问过老李？老赵呢？或者，你找过老张没？”

本书有此最后成果，其实凭借的是——时机和运气。有些我拼命想邀请的作家，不仅恰好乐于在长篇小说之外有所突破，而且手头刚好有些时间。还有些作家，他们已经想好了创意，但用之于长篇不够，用之于短篇太长，所以太好了！机会来得正是时候！当然，也还有其他的情

况：作家很想把自己构思良久的角色带给大家。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他们面临的任务都一样：篇幅必须介于一万字到四万字之间。幸运的是，面对这个挑战，所有参与的作家充满热情。

除了篇幅的要求外，我还要求愿意贡献佳作的作家：作品多多少少要与犯罪、奇幻推理或者悬疑有所关联。除此之外，别无限制。结果让人震惊！也让人拍案叫绝！这本集子中的十篇中篇小说，精彩纷呈，鲜活生动，不管角色是男是女，都体现了作家无比的激情和高超的技艺。不仅仅如此，作家们在写作中尝鲜，自身感受惊喜的同时，也心甘情愿地把惊喜呈现给我们大家！在这些作品中，我没有最爱，所以在皮书套上，作者的姓名按英文大写字母顺序排列，而在书中，其相应的作品则依照相反的顺序排列。我爱每一篇作品，不分伯仲！

享受阅读吧！

艾德·麦可班恩
康涅狄格州·韦斯顿
2004年8月

目 录

1	高智商盗贼
58	人质
108	科恩·梅登：一个爱的故事
194	无政府主义者罗利斯
276	掘墓人生

高智商盗贼

唐纳·E. 维斯雷克

1

“自从接受改造以来，”那个叫库尔克的人说，“我晚上一直都睡不好。”

这种症状多特蒙德医生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从另一个方面讲，他认识的人当中，并没有多少人经历过劳动改造这种事。“嗯……”他说。这个男人是否真的叫库尔克？——他还不敢肯定！所以至今为止，他觉得自己还是尽量少开口的好。

但是库尔克不同，他看起来有很多话要说。“主要应该是我神经的问题。”他解释道，看他的样子，也许确实是神经方面出了问题。这个人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瘦得皮包骨头；他身材矮小，长脸，浓黑眉毛，香蕉状的鼻子，薄嘴唇，尖下巴。他坐在那儿，焦躁不安地折腾着自己钢丝一样的头发。他们现在坐在佩讯广场。广场位于曼哈顿东五十三街的袖珍公园，在麦迪逊大街和第五大道之间。

佩讯广场是个很不错的广场，就在市中心，刚好四十二英尺宽。这个街区的水平位置也不是很低，反比比五十三街的海拔还高一点儿。街道两边建筑物的墙上爬满了常春藤。美丽的夏天，也就是这个时候，你能看见高高的皂荚树从爬满树叶的高墙上露出头来。

但是关于佩讯广场，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它后面的那一面水墙。那一壁潺潺的流水从公园后面的墙上流下来，落入水槽之后再次循环回流，发出的哗啦啦的水声几乎完全压住了城市的喧嚣——正是这样，佩讯广场才成为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喜欢光顾的地方；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两个或者三个人——比如说约翰·多特蒙德，他的朋友安迪·克普，或者那个叫做库尔克的人——来到这里才成为可能。因为坐在这里，坐在水墙的旁边，如果你要与某人来一次促膝长谈的话，你会很安全。如果有人想录下你们的谈话内容，他绝对不会选择这里，因为不管他拥有多么高级的微型耳机，他也不会到这个地方来录音。这真让人惊奇！真的，为什么所有纽约的犯罪集团没在此安营扎寨呢？哦……等等，说不定他们现在真的就在呢！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那个叫库尔克的人说。他把开始放在双腿之

间夹着的双手举起来放在胸前。他全身有点颤抖，看起来就像一个混合颜料的搅拌器。“……这也是个好事，”他说，“在我接受改造以前，我甚至连小偷都不是！”

“嗯……”这就是多特蒙德的反应。

“或者说是一个保险箱窃贼，”库尔克对他说，“但是你知道，我曾经学过那些东西的，不难，只是在箱子上打一个洞，倒入一点儿胶体，塞进去一点儿炸药，然后闪开就够了。那完全不涉及任何神经方面的问题呀！”

“嗯……”多特蒙德说。

库尔克对他皱起眉头，“你有哮喘吗？”

“没有，”多特蒙德说，“我只是对你所说的话表示同意而已。”

“好吧，反正你说了算，”库尔克皱着的眉头转向水墙。那水墙就在他们的面前，哗啦啦地流着……水流落进水槽，一秒也不停歇——你应该不会喜欢在佩讯广场待很长时间的。

“反正我的意思是，”库尔克说，“在我接受改造以前，我每天晚上都睡得非常安稳，因为我知道：自己小心谨慎，每一件东西都放在它该放的位置，所以我能够放松下来，能够休息。但是后来呢，也就是上次我进去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太老，不适合再蹲监狱了。你知道的，人们说得很有道理……怎么说的呢？对了——坐牢是年轻人的事。”他斜视了多特蒙德一下，“你不会马上又要嗯一声来表示同意吧？”

“除非你希望我那么做……”

“那就省省，别那样啦，”库尔克说。然后他接着讲话，“最近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学会了另外一个职业，你知道的，在监狱里你总是可以学到一些手艺：什么修空调呀，干洗呀，还有其他很多……上次我进去的时候，我学习了印刷。”

“嗯……”多特蒙德说，“我是说，这不错！你成了个印刷工。”

“只是……”库尔克说，“我现在还没有成为印刷工。我一出来，就去那个印刷厂找工作，它就在我表弟住处附近。我想我将来应该跟我表弟待在一起，他这个人一直都正直坦率，我一眼就能看出人到底正直与否，因为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我了解人。可是，当我到那个地方去干纽约州指派给我的工作时，那里的人却告诉我说，他们早就不按照我学的那种方法来工作了。现在他们都用电脑，”库尔克摇了摇头，“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司法体系吗？你说说看，”看样子他还真的想知道答案，“他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在我身上，结果教会我干的却是已经过时的技能。”

克普说：“那你所要学的东西不就是电脑而已嘛！”

“是啊，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库尔克说，“我最终在那个印刷厂得到一份工作，但偏偏不是一个印刷工，而是一个装货工。各种各样的纸张运来的

时候，我便开着叉车出现在附近。我把那些纸箱装载起来，放在它们该放的地方，不同的纸张放在不同的地方。这都是因为我在接受改造，”库尔克继续说道，“其实这都不是我学过的工作。所以我只是开着叉车在那里前前后后转悠而已，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没有计划，没有准备，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变得不安起来，我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节律，结果是——我的睡眠变得非常糟糕。到后来，我甚至彻底失眠。我开叉车的时候，一半时间不清醒，差点撞到墙里面去！”

多特蒙德可以理解他所说的那些事。人们都是受习惯支配的。如果一个习惯对你非常重要，但你却突然丢掉了它的话，你很有可能随时因此而倒大霉——比如说，你习惯于随时躲避警察的通缉，但突然一下，你自由了，你会怎么办？睡不着，完全有可能。

多特蒙德和安迪·克普，还有那个叫库尔克的人，他们三个就那样坐在水墙前面，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思考着刚刚库尔克说的事情。八月的某一天，他们就那样惬意地坐在纽约中央某个舒服的椅子上。当然，这不是真正的纽约，这是另外一个纽约，是八月的纽约。

八月，所有的神经科医生都出城了，所以整个城市剩下的人们看起来都冷静了很多，当然，他们的压力也小了许多。同样，那些神经有问题的人当中，有好多人也跟着出了城。随之进城的是一些来自美国其他地方的游客，他们穿得花花绿绿的。还有其他一些来自国外的游客，穿着灯心绒裤子，花样百出。生活在充满游客的八月，生活在这里的感觉是什么？——就像是生活在一大群牛当中一样——行动缓慢，心宽体胖，傻傻地前行，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

现在，多特蒙德所不知道的是——库尔克下一句会说到哪儿。他只知道，克普今天早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一个人可能要跟他谈谈；他说这个人来找他的时候，接头暗号就是哈利·麦特洛克这个人名。怎么说呢，哈利·麦特洛克曾经是多特蒙德的同事，应该说他跟麦特洛克的搭档劳夫·单罗斯基曾经是同事。但是他好像记得，上次在拉斯维加斯办事的时候见到过劳夫，可当时哈利并不在他旁边。那过了这么久，这个“暗号”还算是有用的暗号吗？总之，多特蒙德至今为止的谈话内容就是那样，虽然还不知道后面他还会说什么，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所说过的话主要也就是几个“嗯……”而已。

“到最后，”那个叫库尔克的人打破哗啦啦的水声，继续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现在是在模仿我的表弟，规规矩矩做人，我向他学习。每个月我都会开车去那个叫哈德森的镇上，找我的假释检察女警官谈话。可是作为一个惯犯，我现在居然没什么东西可隐藏的。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与假释检察官谈话？而她呢，一直给我摆出一副充满怀疑的表情，我知道那是

怎么回事，因为我除了真相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告诉她，她反而不习惯……”

“天哪！那可真够让人难受的！”

“你知道的，”库尔克摇了摇头，“一直那样，”他说，“但现在就在印刷厂里，我真的找到我可以犯的事了……就在印刷厂里，那东西好像瞪着我的脸似的，我并不想看到它，我也不想了解它，我逼迫自己做一个又聋又哑又瞎的人，可是……”

多特蒙德忍不住问道：“就在印刷厂里吗？”

“是啊，我知道，”库尔克说，“是你们擅长做的那种事情。唉！看来我已经排在回牢房队伍名单的第一名了！但是，事情并不应该这样发展，”库尔克看起来对此事非常认真，“这个计策会成功的唯一可能就是，”他说，“印刷厂永远不会发现我做的这件事。如果他们发现，我们别把这当回事就行。”

多特蒙德说：“你是说盗窃？”

“是一个没有人会发现的盗窃。”库尔克告诉他，“没有人质，没有爆炸，也没有僵持。进去，出来，没有任何人知道它的发生。相信我，对我们几个来说，这件事情要想成功的话，唯一可能就是没有任何人发现有什么东西丢失。”

“嗯……”多特蒙德说。

“你应该吃点咳嗽药，”库尔克建议道，“但是话说回来，我的意思是，这个活儿干得很漂亮！而我真的已经厌倦了不能正常睡觉，所以我想，也许我该把那个接受改造的事情先搁在一边，但是——”

“我不能一个人把这事继续做完，”库尔克继续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你看看，我在牢里待了六年半，我接受了改造，而且我被假释在这个地方的北部，到现在几乎快十八个月了，我状态良好，真的没有任何不良记录。我试着给牢里的狱友打过电话，结果里面的人要么死了，要么消失了。最后我联系到哈利·麦特洛克，我好几年前就认识他了，那个时候他刚刚开始和劳夫·单罗斯基搭档。现在，哈利也退休了。”

“我想他大概真的是退休了。”多特蒙德说。

库尔克点了点头。“他告诉了我，”库尔克说，“他不是接受改造，而是真的退休。这是完全不同的。‘我并没有接受改造，’他当时这么跟我说，‘我只是失去了勇气，所以就退休了。’”

“其实差不多就是一回事啦。”克普暗示说。

“但是他那样显得更有尊严嘛，”库尔克告诉他，“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安迪·克普，所以我们现在才坐在这里，才可以这样面对面谈话。”

“是的，”克普说，“那然后我们干什么？”

“这个嘛，”库尔克说，“我查了你们两个的底细，看起来你们似乎——”

多特蒙德说道：“什么？你查了我们两个的底细？”他本来还琢磨着，这次见面应该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呢！

“自然而然，”库尔克说，“我可不想我们就这样一直相互认同，一直不断相互认同下去，一切都好好的，然后突然一下，你大叫一声‘惊喜’！——你掏出一个徽章来。”

“真那样的话，一定也会让我惊喜得要死！”多特蒙德告诉他。

“我们现在也只是萍水相逢而已，”库尔克很坦白，“我给克普一些人的名字，那样他可以查查我的底细，然后他再给我一些人的名字，我可以查查他和你们，你们两个——”

“嗯……”多特蒙德说。

“所以，我们大家在这里会面之后，”库尔克说，“我们都要查一查彼此的底细。我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成一致，才会平安无事。然后我会再打电话叫安迪来这里，跟这次一样，如果你们两个不反对的话，我们可以再来一次这样的会面。”

多特蒙德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盗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得对，”库尔克看了看四周说，“如果我先走的话，你们没有什么意见吧？不过不管怎么样，我知道，只要我一走，你们肯定会谈论我的。”

“那当然，”克普对他的话并不反对，“很高兴见到你，克尔拜。”因为库尔克说过，克尔拜是他的名字，库尔克是他的姓。

“我也一样，”库尔克说。他对着多特蒙德点了点头，“我喜欢你这种不露声色的方式。”

“哦，嗯……”多特蒙德说。

2

即使在八月，如果你一直往西边走，走得足够远的话，还是能够找到一个酒吧。那里没有游客，没有蕨类植物，没有菜单，甚至那里的灯光都不会让你的眼睛感到刺激。在那样一个地方，就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多特蒙德和克普碰在一块儿。他们趴在阳光板制成的吧台上，窃窃私语。吧台一旁的男侍者正眯着眼睛看《日报》，他离他们大概有一些距离。酒吧里还有其他两三个顾客，他们都是一个人独自坐在不同的角落，对着酒杯自言自语。

“我对这个人还是不太放心。”多特蒙德低声说道。

“他看起来还行，”克普耸了耸肩，“我是说，我可以相信他说的话，那些什么接受改造之类的。”

“但是他说话口风那么紧……”多特蒙德小声说道。

“哦，那当然。他并不认识我们。”

“他也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盗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才是明智的行为，约翰。”

“他住在北部，”多特蒙德摊开了双手，“那地方到底在哪儿？那个印刷厂又在哪儿？他的话加起来也就是——他去某个叫哈德森的地方，见了他的假释监察官而已。”

克普点了点头，他看起来并不担心。“我们可以站在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低声说，“如果他和我们之间的事情协调不成的话，他一定会继续找其他的人来合作，他有什么必要非得留下我们在背后谈论这些？难道他想我们从中作梗吗？”

“我是说，那个盗窃到底是怎么回事？”多特蒙德抱怨道，“你从印刷厂里偷一件东西，但是印刷厂却不会发现？你以前不是说过的吗？‘嗨，我们以前不是在这种事情上栽过跟头吗？’大家都知道，你拿走一样东西，特别是当你拿走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之后，人们肯定会发现的。”

“那正是此事有趣的地方。”克普低声回答。

“有趣？”

“同样，”克普向他靠得更近了一些，低声说，“八月是一个出城的好时节。我们可以去北部看看啊，去爬爬那些山，呼吸点冰凉的空气，即使是最糟糕的结果，那也不会怎样吧？”

“我去过北部，”多特蒙德提醒他道，“我知道那有多么糟糕。”

“不是那么糟糕吧，约翰，而且你是冬天去那里的。”

“秋天我也去过。”多特蒙德低声说，“两次是完全不同的时候。”

“两次的结果不都还行嘛！”

“还行？每次我离开第五大道，”多特蒙德固执到底，“我回来就后悔。”

“那又怎样？”克普低声说，“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应该连想都不想，就这么简单地拒绝此事。”

多特蒙德带着愤怒耸了耸肩。他已经把他想说的说清楚了。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财政状况，约翰，”克普继续说道（其实他知道对方的财政状况），“反正我现在裤腰带都勒紧了，非常缺钱，所以也许北部那点小小的盗窃还算是个不错的生意，够我买张票什么的。”

多特蒙德看着自己的啤酒皱起眉头。

“我来告诉你我们应该做什么，”克普说，“我们应该去找老哈利·麦特洛克，了解一下这个库尔克的真实面目，然后我们再作决定，你觉得怎么样？”

“小声点！”多特蒙德小声说。

3

在八月的这个时候，上哪儿去找一个退休的家伙呢？你可以尝试一下高尔夫球场，确切地说，就是那个市政高尔夫球场。

“他就在那儿，在那边，”克普指着前方说，“瞧他！正准备从沙坑障碍里把高尔夫球弄出来呢！”

多特蒙德说：“球赛规则允许这样吗？”

“这个嘛，你记住，”克普说，“他只是退休了，他并没有接受改造。”

这个市政高尔夫球场位于布鲁克林，它离大西洋海岸不够远，所以在这儿你还是能闻到这个时节特有的——来自于海洋的气息。当多特蒙德和克普穿过球座与终点间的草地走向哈利·麦特洛克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些不明事理的家伙已经毁坏了一些草皮。哈利·麦特洛克就在那里，他看起来比以前更胖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直都很胖，而且总是留给别人同一个形象——挣扎着身体把沙坑障碍里的高尔夫球弄出来，他那个样子好像需要一个助手也把他弄出草地似的。同样，他的头发可能掉得更多，不过你现在还不能完全看出来，因为他戴着一个栗色头巾形大帽子。他的帽子顶上有一个黑色的羊毛球，佩斯利螺旋纹花呢的帽子尾巴留在背上。他还穿着一身灰蓝相间的球衣，白色的开襟羊毛衫外套，红色的格子花呢在臀部和膝盖部分都特别宽大，一双深绿色高尔夫球鞋，那双颜色鲜亮的球鞋底部布满小小的耐磨钉，看起来就像金花鼠的牙齿似的——这就是一个退休的人的形象。

“嗨，哈利！”克普大声叫道。站在哈利左边的一个人挥起球杆就把球打出去了，听到大叫声，那人只是看了一眼克普，然后便接着打球，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

哈利朝着他们的方向看过来，认出他们之后，他一边挥手一边露出灿烂的微笑，不过他没有大声招呼。等那两个人走得更近的时候，哈利才说：“你好，安迪。你好，约翰。你们是为克尔拜·库尔克的事而来，对吧？”

“当然。”克普说。

哈利一边朝着他的球友们打着手势，一边说：“跟我一块儿走走吧，我的四人组合就在上面不远的地方，我们可以谈谈。”然后，他稍微停了一下，用脚把高尔夫球踢向远处插旗的地方，然后他从沙坑里提起自己那个大号的高尔夫皮包，继续慢慢地往前走着。由于拖着那个又大又满的大口袋，哈利在球座与终点间的草地上留下一道划痕。

他们往前走的时候，多特蒙德问道：“这都是你自己定的规矩，对吧？”

“约翰，当四周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能看见你的时候，”哈利告诉他说，“没有规则存在。不过说到库尔克，我就不敢肯定规则是什么了。”

克普马上感到紧张起来，他问道：“那你是说，你不会推荐他这种人，

对吗？可是就是你叫他来找我的呀！”

“不是，那并不完全是我——等一下……”哈利再次踢了一下球，然后接着说，“安迪，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帮我拖着这个包，好不好？我这手臂已经没当年的一半好使了。”

克普说：“我觉得，你应该用你的肩膀来扛这东西。”

“我试过，”哈利说，“但是等我把它放上肩膀时，我总感觉一边肩膀比另外一边肩膀低许多。”他把那个大包朝着克普的方向推过去，带着一种有点恳求的姿态。“你只要帮我拿到球穴区就行。”

克普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他来到高尔夫球场找人，结果却成了个球童^①！不过，他还是耸耸肩答应了，“好吧，就到那球穴区为止。”

“谢谢你，克普！”

克普把那大包提起来放在自己的肩上，他的样子看起来还真像一个球童！就缺两样——球童专用帽和一跟丁字形的插在耳朵后面的小棒！而且，他的表情也很到位，正像是被别人占了便宜的样子。

哈利朝他开始踢球的方向缓缓往前走着，他边走边说：“关于库尔克这个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负面消息，不过关于他的正面消息嘛，我也没怎么听说过。”

多特蒙德说：“你跟他合伙干过什么事吗？”

“有几次。他跟我和劳夫干过——我退休的时候，劳夫并没有退休。”哈利·麦特洛克和劳夫·单罗斯基曾经是盗窃同伙，他们动作敏捷，贪婪无比，就为了防止遇见大件的東西偷不走、搬不动，他们曾经开着货车出去作案。

克普说：“劳夫现在还在干吗？”

“没有，他现在待在纽约州新新监狱，”哈利说，“我退休的时候，他本来就该退休的。等一下……”哈利停了下来。他就站在球后面，面对球穴区方向半蹲下去，那边有三个跟他同样穿着的人，他们全部朝这边望着。

多特蒙德和克普站得远远的。哈利调整着球杆的位置，准备击球；然后，他继续瞄准那个高尔夫球……过了很长时间，多长？比邮局处理完所有的事务还长！最后，他终于猛力而响亮地出手——击打了那个高尔夫球一下，是，球离开了，去了某个地方，但是确切地说，那绝对不是插旗子的方向，不过还好，至少球没有被击到多特蒙德和克普的后面。

“嗯……其实这个玩高尔夫呢，真正意义在于散步……”哈利说。他保持着从容的步态，往刚刚球到达的方向慢慢前行，多特蒙德和克普也慢悠悠地跟在他后面。哈利说，“劳夫和我曾经跟库尔克一起合伙干过，大概有那

^① 球童：被雇来作为高尔夫球手的助手，常指背负高尔夫球杆的人。

么四五次吧，都这么多年了。不过，你知道的，他从来都不是我们的首选。”

“真的不是？”

“不是。他还是能办成事的，”哈利承认道，“你要他去哪儿，办什么事，他还是能做到的，只是还有一些人比他更优秀，更适合我们。比如沃利·威斯勒，赫曼·琼斯，他们就是那种人。”

“他们确实不错！”克普表示赞同。

“是啊！”哈利说，“不过如果有时，比如我们需要的某个人突然生病，或者在潜逃过程中，或者是临时来不了的话，找库尔克也没什么不好。”

克普说：“哈利，是你叫他来找我的，可是听起来，你怎么对他一点都不热情？”

“我不是没有热情……”哈利说。他停了下来，看着他的高尔夫球，那个球孤零零地躺在球座与终点间的草地上，就像是海洋里的孤岛。球的位置不是很远，就在右前方。那边等着他击球的人已经有两个坐了下来——他们居然就坐在草地上！“我对这个东西还真是一窍不通！”哈利说，“我得看看用其他的球杆打的效果会怎样。”

克普把他肩膀上的大包卸下来，放在地上，这样可以让他慢慢选择。当哈利正愁眉苦脸思考着该选择哪一根球杆时，克普说话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没有热情？”

哈利点了点头，仍然认真地看着那个大包里面的各式球杆。然后他看着克普说：“我会这么跟你说，这次是他自己的盗窃案子。凡是他自己领头发起的案子，我从来不愿意掺和。如果有劳夫和我的话，我们会把他带到作案的地方，指着小门或者大门或者一个保险箱……任何东西，然后对他说：‘克尔拜，打开它。’然后他就会照做。他能够做好。他不是一个小手，但是能成事。但是如果案子是他自己的，他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这次我就不能给你打任何包票。”

“好吧！”克普说。

哈利指着袋子中的一根杆头很大的球杆说：“就是那个，你觉得怎么样？”

克普还真是一个称职的球童！他好好地权衡了一番，然后把手指向另一根球杆，这根球杆的杆头更大。“对，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不错。”

不过，那球杆终究没有帮上什么忙。

4

纽约这个城市让库尔克感到紧张。话说回来，事实是一切都让库尔克感到紧张。他永远不能让别人看出他的紧张，永远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紧张，他害怕……时刻注意着这一点，他显得更加紧张。

他已经离开这个城市太久了，应该说他离开的是以前那个状态的城市，以及整个世界。总之，那过去的六年半时间，已经让他忘记如何负责自己的生活，忘记如何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这就是监狱让人堕落的地方，一旦你放弃自己，完全不去跟那个体系斗争的话，你会觉得坐牢其实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完全根据时钟生活，他们的时钟，他们的规则，他们的节奏，你只需要跟着大家一块儿，跟着就行。整整六年半啊！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对你露出一个微笑，动员大会，握握手，打开牢门，然后你就出来，现在由你自己负责自己的生活。

自己负责？他前两次入狱的时间都很短，那个时候他还年轻，所以牢里的节奏和习惯并没有那么深深地烙进他的大脑。而这次，当他突然真正自由、放松、该自己负责的时候，他却完全失去了自我，他再也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了。

牢门在他身后“咣”的一声关上了，他马上前往达比维勒投奔他的表弟——也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即使他和他表弟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那么亲近，而且他们相互也没有什么交往，他也那么做了。他的表弟克劳德正好是一个诚信守法的人，他一生都正直诚信，没有任何污点，不像库尔克，他这根树苗从一开始就没长直没长正。

但正是因为要去达比维勒，库尔克才有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借口。出狱前他就提前打电话给克劳德，问他有没有什么出租房可以推荐给他。之所以有这个借口，是因为库尔克在监狱里学了关于印刷的技术（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而他早就知道“西克莫小溪印刷厂”就位于西克莫镇。那里离达比维勒不远，在纽约市区北方一百公里的地方。克劳德是一个生活得很体面的人，他结了婚，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已经毕业离开学校，另外两个还在上学。所以他把库尔克邀请过去之后，让他暂时住在年长的那两个孩子的空房间里，直到他找到自己的房子之后，他就可以搬走。不过库尔克当时的话是这么说，现在已经一年半过去了，他依然住在那里。

他当时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独立生活，他现在仍然不知道……不过他前去投奔表弟克劳德本来的原因其实就是——他感觉自己仍然需要一个“监狱长”来管理自己。得有人告诉他什么时候该锻炼，什么时候该熄灯……当然，待在克劳德那里和他想象的状况并非一模一样。克劳德和他的妻子尤金丽亚为人谦和，担任他的“监狱长”这个角色还算友好，他在监狱里学到的印刷技术本来是应该让他出来以后有一个就业基础的，但结果证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觉得情况还是可以接受。他至少在印刷厂得到了工作，他当上了叉车的司机。这个工作让他的生活有了新节奏，而且，他已经找到新人来担当他心中“监狱长”的角色了。

此刻，他该打电话给这个新的“监狱长”了。